

「新世紀性教育師資培育工作坊」後記

◎林昱貞(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前一陣子瑞典知名的性教育工作者Erik Centerwall來台公開演講和在北高各帶領了兩天的小型工作坊。我很幸運地參與了台北的場次。由於能參與的人數有限，Erik所帶來的經驗又很寶貴，因此在此特別分享一些我覺得最有感觸的部分。

不以生理為基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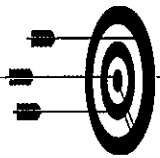
性教育

初次接觸到瑞典性教育教師手冊「可以真實感受的愛」一書時，就為其性教育的內涵所驚嘆。因為在台灣一般談到性教育

時，大家第一個直覺就是和「性」有關，也就是可能要談一些性方面的知識或技巧。令人訝異的是，不管是在「可以真實感受的愛」或是Erik的工作坊中，我們大量看到、聽到的卻是和自尊、身份認同、人際關係、親密關係，甚至和社會文化相關的字眼。很明顯地，瑞典性教育的內容不止談論性的生理事實，還包括友誼、人際關係，以及一個人如何瞭解自己、認同自己的歷程。

這樣的設計自然有其發展脈絡。瑞典雖然在1955年就規定所有中小學

都要實施強制性的性教育，可是到了1975年性教育的內涵卻整個大轉向，開始談到很多和性別角色相關的議題。因為這時瑞典遇到一個問題，她／他們覺得很疑惑為什麼青少年都不願意做性教育工作者希望他／她們做的事，而且明明學校有上性教育，可是青少年們卻都說她／他們沒受過性教育。這時瑞典的性教育工作者才發現，性教育不該只教一些生理的事實，而是關於生命的狀況。所以瑞典的性教育協會(RFSU)有三個自由原則：選擇的自



由(Freedom to choose)、愉悅的自由(Freedom to enjoy pleasure)以及做自己的自由(Freedom to be yourself)，這些自由都和生理事實無關，卻和一個人是否能活得自由、活得快樂有關。

在選擇的自由方面，瑞典尊重不同生活方式的選擇，只要你不傷害別人，你可以做任何事。包括1979年瑞典就明訂學校不能指責有性行為或無性行為的人，也不能指責青少年懷孕。此外瑞典的同志享有伴侶權，而且在今年(2002)六月起同志可以領養小孩，這些都是為了實現個人選擇自由的表現。愉悅的自由意指性應是一種愉悅的過程，可以享受自己的愉悅，也可以照顧伴侶的愉悅。能否享受愉悅和個人的自尊有很大的關係，一個人越瞭解自己、越珍愛自己，越能享受性的愉悅。做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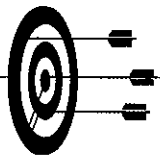
自由則和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有關。通常青少年會擔心自己發育到底正不正常、或是對性產生很大的罪惡感、恐懼感。因此，在性教育的過程中，我們的任務就是談出這些恐懼和擔憂，並且告訴青少年「妳／你是正常的」以及「你／妳是獨特的」。

整體看來，我們可以發現瑞典性教育包含廣泛，它談性的技巧、事實，更重要的是它也談一個人如何找到自己、和他人相處的過程。它更寬廣也更真實地看待和性、親密關係相關的議題。因此，與其說是性教育，不如說是性別教育。反觀台灣的脈絡，性教育的談論者或是權威者通常是由婦產科、泌尿科這些醫學專業或所謂性學專家所把持。對於這一點，Erik認為任何人或任何團體都不該獨佔性教育這個領域，尤其醫生更不適合談這個

議題。因為醫生所處理的多是臨床的案例，不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不是真實的性狀態。此外，醫生談論性教育容易將焦點集中在生理的事實部分，過度狹隘性教育的範圍。諷刺的是，那幾天當電視報導性教育工作坊的活動時，並沒有直接對Erik進行採訪，報導重點也不在工作坊的內容。記者在簡單介紹這個活動後，就立即訪談一位婦產科醫生對於性教育的看法。無怪乎，許多談話性節目一談到女人的高潮，就開始討論G點在哪裡，用哪些姿勢比較容易達到高潮。如果台灣性教育只停留在這些生理知識的堆積，而不去檢視性與自尊、自我瞭解、自我悅納之間的關連的話，那麼G點永遠是個神秘的烏托邦。

正視青少年的真實處境

一談到性，大家通常



會先想到價值、責任、常規等，Erik卻強調如果每次都在談論這些東西，無異於把討論的空間關閉起來，製造了一種理想化的假象。如此一來，那些不說的部分，就變成了「秘密」。而「秘密」裡頭可能有誤解、有無助、有暴力、有可能發生任何事。因此，談論性教育必須想到「真實的處境」，性教育的本質必須回到和青少年對話，關心他／她們真實的處境、瞭解他／她們真正的需求。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當我們變成一個大人時，通常會忘記當我們年輕時，心中所想的、好奇的、慾望的、害怕的是什麼！並且常是以有距離、教條訓示的方式和學生談這個危險的話題。因此，Erik當場請大家閉上眼睛，並請工作人員將會場燈光調暗、一邊放輕柔的音樂，一邊引領我們回

到自己12、13歲或15、16歲的時候，冥想自己當時穿什麼樣的衣服？正在做什麼？身邊的朋友有哪些？當時害怕的事、喜悅的事又是什麼？……等。透過這樣的冥想過程，喚回我們自己在當青少年時的感受。例如對一個男孩而言，9歲時他可能對很多事感到奇怪、13歲時開始接觸到色情雜誌、18歲時想和一位女生親嘴，卻不知道應該要如何做，這才是真實的生活、真實的情感。而且，不同年齡層的對象可能會關心不同的問題，因此，身為一個青少年的性教育工作者，有責任要不斷回想自己的青少年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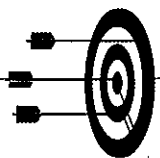
Erik還提到在瑞典邀請同志團體到學校談性教育是很普遍的作法，這也是最受學生歡迎的一種活動。因為他／她們談的內容就是根據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是最真實化的一種

性教育。從這些同志的經驗分享中，青少年可以看到一個瞭解他／她們的大人，看到青年如何成為大人的過程，看到個人的掙扎、家庭的衝突……看到真實的生命。這正提醒性教育工作者必須正視青少年的真實處境才能與青少年真正地對話。

復數的性

排除式的教學法

很多時候，由於性教育工作者個人的偏見與狹隘，會使性教育落入「排除式」的教學法。例如，我曾在某個提供醫學諮詢的網站上看到這樣的對話：「某某醫生您好，每次與女友親熱時，我都用手指插入女友的陰道，使她產生高潮，請問有何後遺症或危險？」一位資深的婦產科醫生回答道：「您所謂的男女間有親密接觸，是否雙方的性器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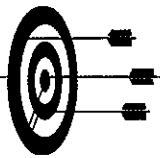
實質的接觸？若有，應以性器官使女友達到高潮才對，男女親密時難免使用些輔助動作，千萬不可以手指為達到高潮的主要方式。有必要使用手指時，請先用肥皂清洗乾淨，指甲剪短，否則容易使女性感染或受傷。」在這段醫生的回應中，屬於醫學事實的部分，只有使用手指時，需先用肥皂清洗乾淨、指甲剪短這個部分。可是該名醫生卻從自己的偏見出發，執意以為男女雙方性器官的實質接觸才算性行為。縱使女方確實達到高潮，他仍然認為以手指插入是不正常的、只能作為增進情趣的點心，不能視為性交的正途。像這位醫生的性教育內容不但排除了多數女同志最常使用的性行為，否定以其他感官獲得愉悅的可能，也貶低了其他性行為的價值。性教育中常出現這類排除式的教學法，Erik提到

例如我們常會將性與生殖連結在一起，談性行為接著就談懷孕、懷孕之後接著就是生小孩。在這個過程中，男人很少出現；每個女人也都被建構成想當母親的人；如果年輕人對性很有興趣，就會被認為是壞學生。還有性的開始也不等於性交，因為這種談法會忽略自己愉悅自己、自慰的能力。除此之外，性教育也常忽略青少年性行為、同性性行為和老年人的性行為等。

檢視自己的偏見與侷限

瑞典的性教育十分強調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包括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機能損傷者、心智損傷者、青少年性行為以及老年人的性等。當我們在談性教育時，這些複數的性，都應被包含進來。因此，性教育工作者都應該先檢視自己的侷限和偏見，不該告

訴學生哪些是比較好的，哪些是比較不好的。更危險的是，有時候性教育工作者表面上以為自己沒有偏見，可是在言談之間卻不斷暗示某些性擁有比較好的道德觀，這樣也會阻絕學生尋求身份認同之路。例如，在工作坊進行中，Erik會要我們分組討論如何教年輕的女孩談性。可是，我們卻在還沒進入課程設計的討論時，就遇到難題了。因為在同一組中，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一樣，每個人也都想捍衛自己的價值觀，有人在言談之間流露出「性愛合一」才是比較有價值的性；有人不知該如何看待「一夜情」；有人懷疑自慰是否有其價值，還是一種不得不然的替代品。這時，Erik對我們的提醒是「一夜情」也許有愛，但他／她們不願承諾，只想擁有性或親密的感覺；可以性、愛分離的女孩也不代



表她就是個妓女，性裡頭其實存在很多複雜的感覺。的確，在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不同的價值體系，但也不可因此而貶低或排除別人的觀點，尤其身為一位性教育工作者，必須謹記自己有必要保持價值中立的立場，才能讓所有的青少年不覺得自己是不正常的、罪惡的、被排除在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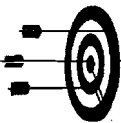
四個角落的價值澄清活動

Erik還帶我們玩一個價值角落的遊戲。Erik將會場分為四個角落，分別代表不同的價值觀。第一個角落是「只有在婚姻關係中才能有性」；第二個角落代表「只有在穩定的關係中才能有性」；第三個角落是「只要雙方都願意並且負責任就可以擁有性」；第四個角落則是「其它」。然後，所有學員可以依照自己認同的價值觀

選擇去不同的角落，並且一起討論為什麼自己會來到這個角落。當活動開始時，大家先是一陣騷動，不知該往哪裡跑，這時我才驚覺自己有很長的時間沒有認真去想這個問題了。自己的價值觀是什麼？自己的界線又在哪裡？猶豫了半天才選定了「只要雙方都願意並且負責任就可以擁有性」這個角落，沒想到一去又陷入一陣熱鬧激烈的討論。原來就算在同一個角落裡頭，每個人對於自己為何來到這裡的認知也不盡相同。有人覺得負責任就是代表要避孕；有人覺得負責任代表不能背叛自己的伴侶；有人懷疑一夜情到底符不符合負責任的要求。五花八門的想法，考驗著在場每個人對性的價值與評斷。

接著，Erik又請各組推派一些人出來談為什麼我們會選這一組，讓大家

都有機會聽到別組的聲音。於是，我聽到第一組有人說：因為自己信教，所以認同教義的信條希望在婚姻中擁有性，不過她也強調那是她自己的選擇，她尊重其他人有不同的價值觀，她也不會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別人身上。聽到這裡，我深深地被感動了，剎那間，我好像明白Erik為什麼要帶這個活動了。或許他是希望更具體地讓我們看到原來性的價值體系是如此真切且多樣地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自己是如此、身邊的每個人也是如此，就算四、五個角落恐怕都不足以化約地分類。而每個人會怎麼想也都有屬於她／他們很個人化的原因，如果我們對別人有所評斷（不管認為別人過度保守或是過度開放），我們對性的瞭解就太狹隘化了。性教育是一個瞭解的過程，尤其台灣社會對老師



這個職業一向有很傳統的道德標準，使得很多老師更容易有固定或僵化的道德觀，而忽略社會上已有更多元的聲音出現。想到這一點，當我們從事性教育時，怎麼可以不更中立客觀、更複數多元地看待性與親密關係呢？

色情議題

關於色情議題，由於它通常是青少年性教育的主要來源，所以我們更有義務要和青少年討論這個議題。同樣地，談到這個議題時，也要避免對喜歡看色情書刊、光碟的青少年下道德判斷，以免阻絕與青少年對話的空間。Erik首先要我們分組討論什麼是色情？當它以何種方式展現時，會影響到我們的判斷，例如裸照到底算不算色情？Erik認為判斷的標準，同時也是色情裡頭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傳達出對愛的敵意，它不談

人與人之間愛的關係。而且，很多色情都和暴力有關，且是以剝削女人的方式進行。例如A片中的女性常被物化，而且，色情通常和娼妓、虐待、濫用女人互相結合，所以，如果要談色情議題，討論的內容可以包括「妳／你是如何得到這些產品？」、「這些資訊的內容為何？裡頭是不是可能有愛？」以及「色情產業如何被生產、製造的過程」也應該被涵蓋進來。

美麗新境界

在工作坊舉辦期間，有份報紙以斗大的標題寫道「瑞典女性性教育工作者來台……」，好笑的是，Erik不但是位男性，而且還是個年近六十歲的老男人。很顯然地，那位下標題的人一定沒有到場參與，不過他／她為什麼會那麼直覺、肯定地認為Erik是位女性呢（光看名字

也一點都不像女生啊！）？這才是最有趣的地方吧！我想那是因為在台灣我們很難想像有位年近六十歲的老男人會來談性教育的議題，而且談得如此生動自然、如此貼近人心、如此溫暖動人。就算真有這樣的人存在，說不定還會被視為「娘娘腔」或「老不羞」吧！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可以成功地推動這種重視真實化、個別化、多元化的性教育？什麼樣的教育可以滋養出這樣柔軟溫暖的男性？什麼樣的信念使得平等和自由在這個國度得以取得詭異的協調？瑞典的性教育強調看到真實的處境，而能從非常務實的基礎出發，締造一個理想的美麗新境界。看到別人成功的案例，或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考量台灣自身社會文化背景的基礎下，走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性教育。